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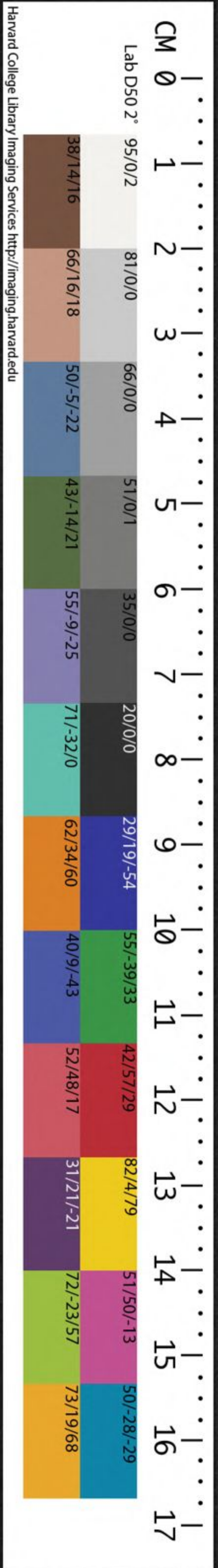
59

T2512/2543 B

通鑑綱目

五十八

五十八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八

哈佛大學哈佛宗

哈佛宗

起丁未 考異 提要起丁未 下有漢高祖劉知遠晉 盡辛亥 天福十二年 盡辛亥 下有周太祖郭

威廣順 比五年 元年

二月 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 天福十二年六月改 號漢是歲 晉亡 漢興并屬南漢南唐凡四國 吳越湖 南荆南 春正月 契丹德光入大梁 殺張彥澤景延廣 凡三鎮

自殺

正月朔 石官遠 辭晉主於城北 乃易素服 紗帽 迎 契丹主 伏路側 請罪 契丹主命起 改服 撫慰之 晉 王太后 迎於封丘 門外 契丹主辭不見 遂入門 民 皆驚走 契丹主遣 道事 論之 曰 我亦人也 汝曹勿 懼 會當使汝曹 蘇息 我無心 南來 漢兵引我至此 耳 至明德門下 馬奔而後入 日暮復出 屯於赤岡

執揚承勲責以殺父叛契丹殺之高勲訴張彥澤
殺其家人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鎖之百姓
投牒跪罪澤遂與傳住兒俱斬北市仍命高
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詎
罵以杖扑之勲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腦
取鬻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
橋夜扼吭而死胡氏曰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
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
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
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里宋太祖次陳橋驛軍士被以黃袍呼
萬歲即此案陳橋驛今沐城東北門是
陳橋驛名在開封府城北四
十里即宋太祖為衆所立處

書法 書殺彥澤何著反君者之報也於是并殺
楊承勲不書不使反正者同於反君者也
發明 綱目於契丹之事屢書于冊而於德光書
名則僅四見而已昌表焉枚敬塘則書之者

所以志其禍之始也今焉入大梁則書之者所
以志其禍之終也至於發大梁則書之殺胡林
則書之者又所以志其不能盜有中國歸而遂
死之本末也夫以胡虜之酋貽禍至此皆由中
國不能自立故綱目謹而志之於以正華夷之
分嚴內外之防不以其淫名越號盜竊土宇遂
從而進之中國之列此則德光書名
之意也此則綱目不得已之意也噫

契丹封晉主重貴為負義侯考證

契丹主使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以兵守之
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
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
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
祈守者乃稍得食黃龍
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
國志東渡遼水至勃海國織州又行七八日過南
海府遂至黃龍府也初契丹玉河保樓見黃龍在

其禮屋上連發二矢盡之後
太子德光於其地置黃龍海

契丹以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大傅晉諸藩鎮皆降

契丹引兵入宮諸門皆以契丹守衛磔犬懸羊皮
為厭勝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
賦省役天下太平矣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
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會馮道自鄆州入
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以崧為太子太
師充樞密使道守大傅於樞密院祇候契丹主遣
使以詔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惟彰
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拒契丹而李崧度使
何重建以秦集覽磔犬懸羊皮為厭勝此亦如禮
階成州降蜀集覽記磔磔之意月令春命九門
磔禳注此月之中日行雁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洗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磔牲以禳於四
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厭勝者厭一
伏而克勝也磔竹伯反厭益涉反

書法

矣

書契丹以何畿也道不足道崧亦甘心焉
綱口以諸藩鎮皆降繼之是夷之於降者

發明

嗚呼五代迎降之弊至此極矣始焉莊宗
滅梁則降之次焉明宗入汴則降之又次
焉路王拒命則降之敬瑭南下則降之亦已極
矣猶號曰中國之人也今焉德光以胡虜之首
乘晉人之失策盜入京邑四方藩鎮而有人焉
則必按兵勿動謹固封守要結隣援仗義討虜
上以救君父之急下以止殺掠之禍縱使未
成功亦足少伸大義胡虜雖強豈能遠即加害
而乃不是之思甘心稽服上表稱臣爭先恐後
則是舉天下之大無有一人少知義者豈不深
可痛哉故綱目於此以晉諸藩鎮皆降書之繫
之晉則見其反君臣虜謂之皆則見無一人能
自立是豈非迎拜我降之弊
慣見習熟至是極數哀哉

契丹分遣晉降卒還營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
貯恒州驅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已而南及
河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
晉兵在他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
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兵眾屯
陳橋會久雪凍餒成怨重威每出道旁人皆
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曰皇帝親冒矢
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契丹
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
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
東西數千里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
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
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然則
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分以戍邊則吳蜀不能為
患矣契丹主曰昔吾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
而返為仇讐今幸入吾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

故晉主重貴發大梁

延壽曰鄉留晉兵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
徙其家於恒朔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
哉契丹主悅由是陳橋
集覽 斷割斷也
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
北遷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授送又遣趙瑩
馮玉李彥韜與之俱在塗供饋不繼或時絕食舊
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傾貲
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塞款曰
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發明

前已書契丹封晉主為負義侯而
此不書者不其夷狄之封中國也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
上國兵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

劉掠謂之打草穀丁莊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
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
冊主謂判司劉昉曰契冊兵應有優賜速宜營
辦時府庫空竭昉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又分遣
使者數十大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
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由是內
外怨憤始患苦契
冊皆思逐之矣
殷周曰畿內三司
主益鐵戶部度支

集覽

兩畿東西二京也鄭玄曰
畿天子千里地夏曰縣內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於契冊

初晉主忌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以為北
行營都統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
由是富強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冊結怨知遠
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冊屢派人知遠初無邀
遮入援之志及聞契冊入汴乃分兵守四境遣客
將士峻奉表稱臣契冊主揚詔褒美親加兒字於

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拐胡法以優禮大臣如
漢賜几杖之比既而知其觀望不至使謂知遠曰
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孔目官
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深矣王浚言契冊貪殘失
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
曰用兵當隨時制宜今契冊新據京邑未有他變
豈可輕動且觀其所利止於財貨財貨既足必將
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欲朝契冊謀於知
遠知遠曰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
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宜輕變臣節從恩不從
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以其姻家王守恩與防佐
行之遂

發明

既書藩鎮皆降矣至是始書知遠奉表者
所以見河東之強力足非虜而不之非坐
視晉朝傾覆而不之顧所以深罪之也故晉已
亡矣而猶越之晉者所以表其為晉臣而不救

晉也其曰奉表而不曰稱
至者猶為中國諱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又遣使詣河
東勸進

發明

既書入貢契丹又書勸進河東此固高無
賴之故智也然契丹外狄而從誨反書入
貢又可以見華夷
之倒置矣悲夫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太弟

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景達為齊王弘冀
為燕王景遂嘗與宦儉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
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
重寶而輕士收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歛容
謝之待易益厚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
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能景達屢呵

唐遣使如契丹

責之後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
弟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
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唐主請斬之
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群小交構禍福所
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
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以趙延壽為中京留守

唐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契
丹不許而晉密州刺史皇甫暉州刺史王建塔
避契丹帥衆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史館
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特若
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
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

契丹主召晉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
擇一人君之如何時曰夷夏之心皆難推戴皇帝

二月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綵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謂大遼會同十年大赦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快快之豈為皇太子契丹主曰皇太子當以天子兄為之豈為皇太子所可為也因令為延壽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張礪奏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

集覽

通天冠徐廣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發明

中國行朝賀禮多矣未有書于冊者此固中國之常禮也至於契丹行之是蓋夷狄

之變矣故謹而志之

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

河東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指揮

使史弘肇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止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衙楊邠入說知遠曰此天意也王不乘此取之人心一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侯章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友掌耳暉等然之乃斬愿及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知遠即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患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晉臣為使者令諸行在契丹所在誅之胡氏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

付之杜威李守真而勳舊重將知知遠不得聞故
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
也遠也集覽以當國責李崧初維翰知不免禍顧謂崧
也集覽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
也

發明

書知遠稱帝何以無照詞夷狄亂華中原
無主知遠雖有遷延不投晉室之罪然晉
主荒淫奸臣用事不至於大衆極弊而不止今
焉虜據京邑四方征鎮皆已臣服幸有河東自
立足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照詞
而以分注載胡氏之言于下是亦予之之意也
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晉主知遠自將迎故晉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知遠自將東迎出帝至壽陽聞已過數日乃留兵
戍承大軍而還出帝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至錦

州令拜阿保機墓出帝不勝屈辱泣口薛超
誤我馮后求毒藥欲與出帝俱自殺不果

錦州今屬大寧路在燕京東北千四百二十五里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五百八十里至錦州

自出榆關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麓惡不毛
主山忽哨拔摩空蒼翠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

阿保機墓在
綿州之東

質實 一統志云錦州遼初所置本漢
據置西樂郡隋唐以來皆空虛遼始建為錦州臨

海軍金屬大定府元屬大寧路治永樂縣本朝
改為廣寧中屯衛屬遼東都司阿保機墓即遼

太祖陵也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木葉山內
書法 書至壽陽還何譏非

晉遣賊帥梁暉襲取相州殺契丹守兵

契丹主聞知遠即位遣耿崇美守澤潞高唐英守
相州崔廷勳守河陽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天威軍

教習歲餘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
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
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人多
以其子弟及親信為節度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
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民不堪命於是
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磁州刺史李穀密
表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夜遣壯士踰
城啓關納衆殺契丹留後集覽滏陽縣名屬磁州在滏
數石據州自稱留後水北水經云滏水出鄴
即西北滏一統志云滏陽後周之縣名屬成
扶雨反質實安郡隋罷郡於縣置磁州後罷之
唐改為惠州後復為磁州宋以昭義縣省入滏陽
元初陞為滏源軍節度屬廣平路後復為磁州
本朝省滏陽入焉改屬彰德府

晉主知遠還晉陽

知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
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
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
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
之中外
大悅

書法

晉主矣稱名何別重貴也
至改號漢則不稱名矣

吳越誅其都監程昭悅

陝晉潞州皆殺契丹使者奉表請晉陽

考異

提要奉
上有遣

使二
字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副使駱從朗知州
事知遠遣張晏洪如晉州諭以即位從朗囚之大
將藥可傳殺從朗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晉州
民亦相帥殺契丹使者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晉州

保義留後驛新使者焚其詔遣使奉表勸知遠早
引兵南向高防亦與王守恩謀斬趙行遷殺契丹
使者舉鎮
降知遠

澶州賊帥王瓊攻契丹將郎五不克而死

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
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
懼遣兵救之瓊敗死然契丹
主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矣

書法

既不克矣何以書存中國也能拒
契丹雖不克書之雖賊帥書之

契丹以李從益為許王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
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以
從益為許王
集覽 郇公音荀周武王于所封國
復歸于洛
在平陽地理表云河中有倚氏

縣古郇
質實 一統志云郇後周之縣名屬汾陰
隋改屬蒲州唐初屬河中府後省入

城西南四百五十里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群盜陷宋亳密州

東方群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
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秦寧安審琦武
寧符彥卿等歸鎮彥卿至埽橋賊帥李仁恕控彥
卿馬請從入城彥卿于昭序遣人出呼賊中曰相
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不可
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離拜解去

三月初契丹行入閣禮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胡氏曰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宣王三十二年遂召五胡

之亂唐世宗法不正又好結成非獨當其世數
困於猾復流及五代又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
下之亂極矣充舜修德而軍士師三王自治而立
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權所以深扶人理慮
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會
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書法

前書行朝賀禮矣於是復書行入閣禮其
予之歟衣冠禮樂也一事也一變至此字
宙以來未有也綱目
一書再書悲之甚也

晉主知遠遣使安集農民保山谷避契丹者

契丹以蕭翰為宣武節度使

契丹主謂晉有官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
上國省太后乃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
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
右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遣兵救福州敗唐兵遂取福州

吳越遣余安將水軍救福州至白蝦浦海洋泥淖
須布竹箬乃可行唐軍聚而射之箬不得施馮延
魯曰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
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
能進退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聽其登岸彼必致
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不聽吳越兵既
登岸大呼奮擊延魯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城中兵
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軍燒營而遁死者二萬
餘人委棄資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
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契丹德光發大梁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諸軍吏卒從者皆數
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謂宣
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
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夏四月契丹陷相州屠之

考證

當作契丹屠相州

契丹主攻相州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留高唐英使守城中遺民僅七百人而髑髏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河東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販契丹主引手於軍中若取文書考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晉以劉信史弘肇為侍衛指揮使楊邠為樞密使郭

威為副使王章為三司使

考異

提要指上有都字

○晉以蘇

逢吉蘇禹珪同平章事

晉以折從阮為永安軍節度使

從遠入朝更名從阮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質實

一統志云府州五代唐所置

府谷縣後漢陞為永安軍後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為靖康軍又置麟州路元初復置府州後降為府谷縣屬葭州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契丹寇潞州

考證

寇當晉遣史弘肇救之鄭謙守忻

代閻萬進守嵐憲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知遠遣史弘肇將兵救之又以鄭謙為忻代都部署閻萬進為嵐憲都制置使知遠聞契丹出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而遣二人出北方以分契

冊兵

集覽

嵐憲嵐本胡地樓煩王所居元魏質實

一統志云嵐後魏之州名因山為名屬新興郡隋改置樓煩郡唐初改置東魯州尋改為嵐州天寶

初改為樓州郡乾元初復為嵐州本朝改為縣屬太
為鎮西軍節度元復為嵐州本朝改為縣屬太
原府憲隋之州名治岢嵐縣天業初改州為樓煩
郡改縣為靜樂縣唐初廢復為憲州宋初改為靜
樂軍尋廢軍復置憲州治靜樂縣金改為管
州元因之本朝省入靜樂縣政屬太原府

晉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以船載晉鎧仗并河歸國命寧國都虞候武
行德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虜勢不能
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
所歸者而臣之衆以為然即相與殺契丹監軍使
會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
據河陽遣弟行友奉蠟表詣晉陽史弘肇遣先鋒
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崇美等不敢進引而
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等退保懷州知遠以
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之歎曰我有三失
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

草穀一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胡氏
曰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
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自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
加之者無足上者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
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
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皆軍殘暴
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
露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
是過矣今乃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
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
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
免何三失之足咎乎

唐流陳覺於蘄州馮延魯於舒州

唐主以矯詔欺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魯魏岑
曰延魯已延魯岑覺四人皆陰狡弄權蔽聰明排
斥忠良引用群小諫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

道路以日今竟延魯難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
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或唐主以文蔚
言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流覺於蘄州延魯於
舒州知制誥徐鉉史確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
魯罪不容誅但齊立延已為之陳請故陛下救之
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帥者獲存則
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但罷
延已為太弟少保貶岑太子洗馬熙載屢言宋齊
兵黨與必為禍亂齊立奏熙載
嗜酒猖狂貶和州司上參軍
魯與兵之人

集覽

鉉胡犬反擅
與者謂矯詔

契丹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發明

君子所最謹者華戎之辨然春秋夷而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何哉曰春秋之所謂夷
者吳楚徐越之君耳若夫曰戎曰狄曰赤狄白
狄之類春秋初未嘗言之也耶律德光之禍綱

目成之深矣書其救立晉帝書其上尊號書其
入大梁書其行朝賀禮書其行入閣禮是夷狄
之純乎中國矣然於其國則止書契丹於其
則止書德光至其斃也書姓書名書死純以主
秋處之毋乃自相矛盾乎曰此綱目之所以為
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也夫德光雖強不過夷
狄之首耳不幸世道衰微宇縣分裂德光乘隙
肆虐毒流中土若使之齒諸中國則華戎倒置
冠履失所故君子亦秋也何以外之名而秋之耳或曰
劉石符姚亦夷狄也何以書國書主書卒乎曰
劉石符姚離其本俗乘時崛起盜有疆宇捨禮
毳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
而例以僭國處之非若德先率腥禮之衆自沙
漠而南向僞國處之非若德先率腥禮之衆自沙
方彼共通鑑及五代史於德光謹所以扶天地立人極
夷狄書死而於德光於左祖其垂世教也
別人類於禽獸者觀此其亦強於致治克謹明
矣有天下國家者觀此其亦強於致治克謹明

德井使穹盧辨髮之俗階猶
夏之禍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
實益數十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祀趙延壽恨契
丹主負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東
延壽不知自稱受契丹用早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
事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契丹主喪
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此則葬汝
矣或說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
今漢兵不滅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
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李崧以
虜意不同事理集覽臨城趙州臨城縣屬貞定路
難測延壽乃止殺胡林胡本作狐案契丹志
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一狐因名質實
焉今名死狐嶺在貞定府樂城縣北志云

臨城唐之縣名屬趙州五代梁改屬鎮州晉復屬
趙州宋初廢後復置金兀仍舊本朝因之改屬

真定府

五月契丹兀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兀欲召延壽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
從容謂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
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
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
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
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帝即皇
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群
臣不復行喪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晉以劉崇為北都留守

知遠集群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
魏知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

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比兵心路迂傍無應援若
群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
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
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
矣知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

道以太原尹崇為北

楚文昭王希範卒考異

書此謚誤

考證

謚當分注

弟希廣嗣

希廣希範之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
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以立張少敵袁友恭以武
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範最長請立之劉彥瑫李
弘宰皆欲立希廣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天與不取
異日告華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
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少敵退而歎曰
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晉主知遠發太原出晉絳

書法

兵未有書所從出者書中 晉絳
予其得也是策也郭威力馬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延勳等遁去

始弘肇攻澤州刺史崔令奇固穴一不下知遠以弘
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人陝晉河陽皆已
向化廷勳崇美朝夕適去若召一弘肇則河南人
心動搖虜勢復壯矣知遠未決以問弘肇弘肇曰
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
令奇令奇降延勳破竹可進不可退乃遣李萬超說
行德戰敗開城自守拽利欲以延勳曰今北軍
已去得此何用且殺天猶可以相弘肇為人所
眾北道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命弘肇為人所
寡言御眾嚴整將校小不從命弘肇為人所
過犯民田必繫馬於樹者斬車中楊息莫敢犯
令故所弘肇必克知遠自晉陽安斬車中楊息莫敢犯
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集覽

名漢下州刺史音王

契丹將蕭翰劫李從益將帝於大梁遂北走從益避

位

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去時許其從益與王淑妃在
亂已不得從容而命以從益如南朝軍國事召已
赴恒州淑妃從益匿於微陵宮不得已而出翰
立以為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泣
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為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
翰留燕兵千人為從益衛而行從益遣使召高行
同武行德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
為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
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為意眾感其言不怨去或曰
今集諸營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比救必至淑妃
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若新主見
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為計蓋則禍及他處盧城
涂炭終無益乎眾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城

中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
頓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程光毅

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仍出居私第

書法 書以稱帝多矣未有書劫者此其書劫何
書避位則殺之者過矣

立之辭也上書劫稱下

契丹兀欲勒兵出塞

契丹主兀欲以德先有子在四已以兄子襲位又
無述律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似阿保機卒於渤海
還律太后殺酋長數百人至兀諸酋長懼死乃謀
奉兀欲勒兵北歸以府為京留守晉文武士
卒悉留恒州獨以後集覽
宮宦者教坊自隨

契丹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契丹主知遠至絳州降之

初知遠以絳州刺史李從明命遣兵攻之未下至是親至城下諭之從明乃知遠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無得入

六月契丹將蕭翰至恒州殺其相張礪

翰至恒州與麻谷以鐵騎圍礪礪之第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為節度使又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必殺汝命礪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嘗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為是夕

憤患而卒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

弟弘侗嗣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知遠至洛陽汴州百官奉長來迎諭以受契用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謀而焚之趙遠更名上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兄何罪而死何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書法 迎而必殺之過矣故止書李從益以為是一夫也徒殺之

發明 從益為蕭翰所劫綱目書之甚明而知遠必殺之而後廉亦可謂枝克之甚矣此事

觀之其失自見

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知遠發洛陽樞密院使范七捕自吳州逃歸郭威問以兵數及改事仁浦答范七捕自吳州逃歸郭威

知遠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為東
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亡晉也
書法 書始何而不急辭也知遠之得國也取於契
丹之季而其初猶有不忍亡晉之心故綱

多目於辭此

發明

以知遠未入大梁以前皆書其名自入大梁
以後始書國主此亦循名責實之意也

契丹兀欲幽其祖母於木葉山

隋實

山在遼東都司

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
在南廟可敦在此廟繪塑二像并八子像相傳有神
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
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一水合流相遇
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八部每行軍及時
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
丹主以衛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質

唐以李金全為北面招討使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死蕭翰棄大梁去下詔曰乃
眷中原本胡故地以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議
經略北方聞漢已入
大梁遂下放出兵

發明

於分注則稱述律太后於綱目則止書兀
欲幽其祖母此蓋不予夷狄借稱中國毋

后之號耳貴華賤夷
正名定分其嚴矣哉

為排陳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
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
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
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

秋七月漢以杜重威為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
兵討之

重威自以附契丹自中國內常疑懼移鎮制下拒
 而不受遣其子質於麻谷以求援麻谷遣其將揚
 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詔削奪重威
 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
 威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王章白帝罷不
 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書法拒命何重威降敵反噬罪大也不受漢爵
 而倚外為援罪亦深矣綱目
 予漢以下故書拒命書討之

漢立高祖世祖及四親廟

恒州將何福進李榮遂契丹將麻谷遣使降漢

麻谷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
 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炙而殺之懸人肝膽
 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麻
 谷常疑漢兵稍稍廢省又換其食以飼胡兵衆心

然憤聞漢主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穎州防禦
 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李榮潛結軍中壯士謀攻
 契丹及市人給鎧仗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
 力指揮使白再榮狐疑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
 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谷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
 北城在漢兵無所統一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
 匿八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十
 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等至戰
 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谷
 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武耶律忠合志即郎五也
 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為節度使道曰我
 書生也宜擇諸將為留後時李榮功最多而白再
 榮位在上方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
 兵漢主遣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再榮貪昧猜
 忌遣軍上闕口李穀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欲
 殺二人以滅口

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領民死者近三千人豈獨
公之力邪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公何辭以對
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止之漢
人嘗事麻谷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
貪虐謂之
集覽 州鎮今真定府是也
質實 一統志云鎮唐
之州名治真定府後陞成德軍節度五代時梁改
武順軍唐復為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為成德軍
周改為鎮州宋為真定府金屬河北西路元
改真定路本朝改為真定府直隸京師

漢制盜賊毋問賊多少皆死

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
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并四隣司保皆
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隣保乎逢吉固
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乘
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在河東幕
府漢主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因還報及

為相朝廷草創悉以軍事委楊邠郭威庶務委
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宵臆不拘舊制用
黜陟惟其所欲漢主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
貪許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
諸子逢吉密語郭威以他事杖殺之
集覽 文深謂文
質實 一統志云
齊地名魯襄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即此
漢為盧縣地晉因之隋置榆山縣後改平陰縣屬
濟北郡唐屬鄆州宋屬東平府金
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兗州府
發明 漢祖入關約法三章唐祖起義約法十二
揭而書之失自見矣

楚王希廣以其兄希萼守朗州

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遺希言劉彥瑫等
違先王之命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來奔喪彥

蜀曰希廣遣指揮使周延誨等將水軍逆之不聽
入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寧分潭朗而
治之乃厚贈希廣遣還朗州希崇嘗
為希廣詞希廣語言動詐約為內應

荆南襲漢襄郢不克

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之間地狹兵弱自武信王
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及諸
道詰讓加兵不得已復歸之及從誨立唐晉契丹
漢更據中原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
所向稱臣諸國賤
集覽武信王即南
之謂之高無賴

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

晟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八人盡殺
其男子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
設鑊湯鐵床剝剔
等刑號生地獄

發明

歲不足道也書殺其弟八人則
其餘兇害抑又不言可知也

漢以竇貞固李濤同平章事

初漢主與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
欲以為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者逢吉與李濤善
因薦之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彥超欲
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為重威子
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一將不
協漢主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
請親征漢主大悅以濤有宰相器制
貞固濤並同平章事詔幸澶魏勞軍

漢晉昌節度使趙匡贊叛降于蜀

匡贊延受之子也恐不
為朝廷所容遣使降蜀

冬十月漢主如澶魏勞軍十一月杜重威出降

漢主全郡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行周曰城中
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若不緩之彼食
盡自潰漢主然之慕容超密以白漢主周命行
周泣訴於執政蘇逢吉楊加密以白漢主周命行
二臣和解之及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且使詣行周
謝既而城中食浸竭將士多降者慕容超固
請攻城自寅至辰士卒死傷者萬餘人不克而止
乃不敢復言初契州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成沐漢
主至盡殺之於繁臺之下至是張璉將幽州兵二
千助重威漢主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
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
十一月重威食竭力盡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
七八張璉先邀胡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
殺之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貨籍
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大傅重威每出入路
人往往擲瓦礫詬之司馬公曰漢高祖殺無辜千
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
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

十二月蜀人侵漢

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胡
曰漢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
之政致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末年之道况重以三
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
降降則不
可殺矣

漢主之子開封尹承訓卒

承訓孝友忠厚連
於從政人皆惜之

漢主還大梁○吳越戍將殺李仁達夷其族○漢鳳

翔節度使侯益叛降于蜀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其君弘宗而立其弟弘倣

弘侗性剛嚴誅抗成侮法文三人統軍使胡進思
 時迎立功下預政事弘侗與之有所謀議數面折
 之進思恨怒不自安弘侗與指揮使何承訓謀逐
 之又謀於內都監使水立昭承訓以為進思黨
 盛難制不如容之弘侗服未決承訓以謀告
 進思進思作亂帥親兵戎服入見弘侗稱王命
 云猝愕趨入義和院進思親其門諸將迎弘侗
 第且言丞相元德昭德昭至之於廉前不拜曰
 見新君進思出寨兼德昭乃拜進思稱弘侗之
 命承訓授弘侗鎮東節度使弘侗曰能全吾
 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侗始
 事進思殺水立昭券進思之妻曰他
 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也
 漢乾祐元年一月四日國三鎮承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
 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承正月漢遣將軍王景崇

申戊

等經略關中

漢主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
 入貢訥稱為党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將軍王景崇
 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管
 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
 贊匡贊將入蜀恕富貴入蜀非全計也匡贊乃遣
 若謝罪歸朝必保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
 怒奉表請入朝景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
 何為附蜀對曰匡贊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
 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帝曰匡贊父子本
 吾人也下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陷奔吾何忍
 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聖壽節上壽景
 崇等將行帝召入朝則勿問若
 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
 尚遷延願望當以便宜從事
 漢主更名高○漢以為道為太師
 吳越遷故王弘侗於衣錦軍

吳越王弘收遷故
將親兵衛之落威
當以死集覽非常
拒之安縣宋初廢
復併入臨安縣元

趙匡贊侯益叛蜀還

趙匡贊不俟李恕
安聞蜀兵已入秦
人同拒之恐牙矢
趙思縮首請自文
日思縮凶暴難制
珪聞匡贊已入朝
寶鷄侯益拒之虔
崇追敗之俘將卒

書法

也率然而

弘於衣錦軍遣都頭薛温
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吾意
後害之謂設實實一統志云衣錦
八縣尋又於縣置順化軍後
仍舊本朝因之屬杭州府

漢王景崇等擊蜀兵敗之

逃命已離長安王景崇等至長
川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
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按
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
不如殺之景崇不聽蜀將李廷
欲引歸景崇邀敗之張虔到至
到夜遁景
四百人
還漢王也必書叛蜀何懲反覆
云率然而還以是為反覆故再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書

漢主大漸楊邠忘侍衛指揮使劉信立遣之鎮信
不得奉辭雨泣而去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
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
防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
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皆斬之傑尸於市市人爭
啖其肉二月立皇子承祐為周王有頃發喪周王
即位時年十八

吳越指揮使何承訓伏誅

考異

按分注何承訓請誅

承訓無罪此當書吳越殺其指揮使何承訓誤作
伏誅綱目以其無罪不去其官則知誅書誅也
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吳越王弘其反覆且
懼召禍執承訓斬之進思吳越王弘其反覆且

不許進思許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遂思乃夜遣其黨二人踰垣而入弘侏闔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庭中入告弘侏弘侏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懼未幾進思曲意丁之進思亦內憂

書法

承訓請誅進思正也弘儆不從而殺之非德其立已歟綱目焉為以伏誅書懲反覆

漢以王景崇為鳳翔巡檢使

弘承訓始與弘侏謀誅進思是則反覆人也弘則弘侏之禍復見於弘儆矣綱目反覆人也不誅惡及覆特書伏誅所以示戒也

誘致而殺之 漢主晒之

三月漢史弘肇以母喪起復加兼侍中

弘肇遭喪不數日自出朝參故有是命

書法

書起復某為其官多矣未有書某以母喪起復者也此其書何弘肇遭喪數日自出

朝參非有君命迫之也書以母喪起復若曰以三年之喪非有所不得已而自為起復云耳凡非金革書起復交幾之也惟史弘肇於其上無譏焉終綱目書起復上詳貞觀十五舍是無書起復者矣

發明

不曰漢起復弘肇而曰弘肇以母喪起復則亡哀貪樂之罪有所歸矣書之如此正

其惡也

漢以侯益為開封尹

益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故有是命

漢改廣晉為大名府晉昌為永興軍

質實

一統志云廣晉五代

晉之府名治元城縣漢改為大名府周改天維軍宋陞為北京大名府今改為大名路又改安武軍元為大名路本朝改為大名府直隸京師晉昌五代晉之軍名治長安縣漢改為永興軍宋仍為京北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北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本朝改為西安府隸陝西道

書法

仍書譏也高祖之初立也不欲忘晉稱晉帝之名初何與於興廢而繼世必改之亦大無謂矣

漢徵鳳翔兵詰闕行至長安軍校趙思綰據城作亂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不自安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詰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勸之至長安節度副使安友規出迎益思綰前白曰豪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將士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思綰等大謀持白擬殺守門者入府開庫取錢送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出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景崇諷鳳翔吏民表已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以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以景崇為邠州留後

漢復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契丹將郎五麻荅掠

定州而遁集覽

郎五郎耶律忠也蕃名郎五國主之族人

初契丹比歸至定州以義武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方簡怨志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并契丹耶律忠聞都既平常懼華人為

變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有簡
自狼出帥其衆數石還據定州奏以弟行友為易
州刺史方遇為秦州刺史每契冊入寇兄弟奔命
契冊頗畏之於是唐末州縣陷契冊者皆復為漢
有矣麻荅至其國
契冊主燠殺之

漢李濤罷

蘇逢吉等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
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等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
御為急且一樞密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
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
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太后怒以
讓漢主漢主因以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
他人無預乃
罷濤政事

漢護國節度使李守貞反

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嘗有戰
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
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治城塹繕
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冊屢為遣
吏所獲其客趙修已善術數為守貞言時命不可
勿妄動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
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會趙思縮據長安奉表
獻御衣於守貞守貞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
勳將兵據潼關同州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
彥威常調守貞所為奏請乞為之備詔羅金山將
兵戍之故同
州不為所保

夏四月漢以楊邠同平章事郭威為樞密使

漢主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
樞密以明非已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
共勸之制以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郭威為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邠素愚蔽

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稟實甲兵疆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三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六濫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凡門墜及百司入仕悉罷之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王峻討李守貞

契丹兀欲如遼陽

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契丹主妻兄禪奴利聞晉主有女未嫁求之不得契丹主使人馳質實一統志云遼陽漢之縣名為遼東取賜之郡治所東漢因之晉廢遼復置為東平郡附郭本朝初罷縣置定遼中衛為遼東行都司治所隸山東道

五月河決魚池

魚池有二一在西安府臨潼縣其地汗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一在重慶府城東南一百五十里流合岷江嘗有神龍遊此世傳為巴子

魚池二處未詳孰是 ○六月朔日食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至是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秋七月蜀以王昭遠知樞密院事

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八月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募兵備契丹

初高祖鎮河東崇與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判官鄭勸崇為自全計崇遂表募兵四指澤州是選募勇士召納亡命縉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為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

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未興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
 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西面軍
 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
 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
 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
 威胡氏曰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然致亡是後
 皆用略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惣師旅何
 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
 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
 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
 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
 冲政柄二三揚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敗
 國固知奇貨集覽老於敗國馮道歷仕唐晉漢周
 之可居矣四易主矣故云然奇貨之可居
 秦昭襄王太子之子異人質於趙陽程大賈呂不
 常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云云異人遂亡歸

得立是為莊襄王以不常為相
 國今謂馮道視郭威為奇貨

蜀以趙廷隱為大傅

國有大事
 就第問之

漢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於河中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
 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
 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
 前守貞摘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
 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恩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
 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敵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者威必色而受之
 遠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
 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
 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若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

旗伐設踊躍詔詔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
 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聞好施厚賞戰功况臨賊
 大河樓堞完固未易攻也且彼馮城而關其仰而
 攻之何異帥士卒投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
 之吾洗兵牧馬坐食待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第
 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
 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思縮景崇但分兵以
 摩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一萬使白文珂帥之刻
 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
 輕我心故敢取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作鼓但循
 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蟻
 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知坐
 網中

集覽 連衛秦本紀太史公曰外連衛而開諸
 矣 衛又注見周安三十五年從橫馮城馮諸
 曰憑乘也番步卒謂以步卒輪番守火鋪

蜀遣兵援鳳翔漢人擊手敗之

王景崇殺侯益家屬

景崇殺益家七十餘人益子仁矩在外得免仁矩
 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已子易之抱延廣
 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遣兵出戰敗還

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皆敗而反遣人齎壘丸求
 救於唐蜀契丹皆為灘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
 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摠倫詰之摠倫曰分野
 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
 時也守貞

集覽 摠倫僧名先嘗言守貞必為天子
 猶以為然 分野有災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之也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星
 紀吳越也女枏齊也如管也降婁魯也大梁趙
 也實沈晉也鷓首秦也鷓首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容
 鄭也大火宗也柘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容

星彗字之氣為象史記天官書注星經云角亢鄭
之分野兗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
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
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冀州畢紫參魏之分
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益州
東并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益州
翼軫楚之分野荆州鵠起之時莊子曰鵠上高城
之危而巢於高榆之巔然象巢折咬風而起故君
子之居世也得時則
義行失時則鵠起

冬十月漢趙暉圍王景崇於鳳翔蜀遣兵救之不克

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
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
人擐甲執兵效蜀旂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
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
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蜀王遣安思謙將兵救
鳳翔僕射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唐莊宗志貪

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忌在廷臣省直諫疏殊無
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誠不聽思謙諫
申貴將兵二千設伏於竹林以兵數百壓寶雞而
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進屯渭水漢益兵五
千成寶雞集覽毋昭裔母姓寶實一統志云南山
思謙引還也音莫補反寶實在鳳翔府岐山
縣南四十里即終南山連亘扶風鄠縣長安藍田
等縣界西抵大散關渭水在鳳翔府寶雞縣洽南
源出渭源縣南谷山流至此又
東過扶風岐山縣入西安府界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十一月漢殺其太子太傅李崧滅其家
初漢高祖入大梁為道及在真定高祖以道
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禹珪崧第
洛陽別業逢吉盡有之及崧第賜蘇禹珪崧第
事漢權臣甚謹而弟煥義時來泗出怨言逢吉

聞而惡之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
諧之漢法既嚴而史弘肇尤殘虐能任孔目官解
暉凡入軍獄者便一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二救
連其群情震動弘肇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少問情法
何如皆專殺不請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李
嶼僕夫葛延遇為嶼敗黨多所欺匿嶼扶之督其
負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逢
吉召崧送侍衛獄嶼自誣云與兄弟及家僮二十
人謀作亂又遣人結李守貞召契丹兵及其獄上
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詔誅崧兄弟家屬仍
厚賞延遇等時人無不免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
僕隸往往為所脅制他日穀謂崧族子秘書郎昉
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弘肇尤惡文正常曰此屬
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領歸德節度委親吏揚
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合境畏之

集覽

別業

唐遣兵救李守貞次于海州

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揚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
守貞遣元更姓朱訥史姓李名平問道奉表求救
於唐唐諫議大夫杳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
應之唐主命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于沂州之境
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
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
兵四起金鼓聞上餘里金全曰歸可與之戰乎時
唐士卒厭兵莫有鬪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退
州保海

發明

書唐救李守貞蜀援鳳翔亦予之乎曰非
也守貞鳳翔既書反則援之者為不義矣

此事觀之
其義始見

南漢遣兵擊楚取賀州

質實

一統志云賀州隋初
所置治臨河縣大業

初又改為綏越郡唐初復為賀州後改為臨賀郡宋
仍為賀州而臨賀縣常為治所元初以桂嶺縣省入
本朝初省臨賀縣併入尋改州為縣屬平樂府昭
州唐初所置治平樂縣初屬嶺南道天寶中改為平
樂郡乾元初復為昭州五代時初屬南漢宋開寶中
仍為昭州屬廣南西路金初仍舊元大德中改為平
樂府本朝因之
改隸廣西布政司

蜀兵救鳳翔敗漢兵漢郭威引兵赴之蜀兵引還

王景崇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進
屯散關敗漢兵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
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上繼勳守城西威戒白文
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
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
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
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

漢乾祐二年是
歲凡四國三鎮是
異按漢隱帝不改元此當分
姓漢隱帝仍稱乾祐一年

正月李守貞遣兵龍漢柵大敗

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遣王繼
等引精兵千餘人襲漢柵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
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
衆擊之裨將李繼重傷僅以身免威至詞迎馬首
死者七百餘人繼動與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
請罪威厚賞之守貞不責其有選騎多醉由是河
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
飲愛將李審景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
帳下首遠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狗

二月漢以靜州隸安難軍

詔以靜州隸安難軍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
多故有輕傲之士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

重賂朝廷亦以恩澤羈縻之

契丹遷故晉主重晉於建州

晉李太后諱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耕桑以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八十餘頃令從者王遣騎取晉主窀如趙氏聶氏而去

二月漢以史德琬領忠州刺史

德琬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為有舉人呼謀之貢院明箠而黜之德琬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破械集覽德琬琬

夏四月太白晝見

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書法

綱目書太白六詳漢安未初二而書晝見者二晉惠永康元年是年皆大亂之世也

舍是無書太白者矣

李守貞出兵攻長圍大敗其將王繼勳等請漢軍降

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李守貞出兵攻長圍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奪其攻貝擒其將魏延朗王繼勳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威乘其離散督諸軍石道攻之

五月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

趙思綰好食人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屠數百人計窮不知所出初思

縮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他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曰若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縮據長安肅居城中思縮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也來且汗我欲自殺妻曰為若勸之歸國會思縮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縮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也

六月朔日食

秋七月漢郭從義誘趙思縮殺之

思縮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縮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

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從義與都監王峻入府舍召思縮酌別因執之及其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書法

思縮反者也其不書誘誅何於是縮既降矣降而殺之非也故止書殺終綱目書誘

殺九詳昭帝元鳳四皆謬也舍是無書者矣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與妻子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將相國師認倫等送大梁陳於市徵趙修已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特逆欲奏之秘書郎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

集覽

魑魅抽知反

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威從之

唐以朱元李平為郎

唐主殺其戶部員外郎范冲敏天威都虞候王建封

唐主復進用魏岑吏部郎中鍾謨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二人皆恃恩輕躁國人惡之中敏性狷介乃教建封上書歷紙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大怒若殺之

節也介剛介也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

西京留守上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掃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賀客得銀數鉞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恩守恩視事於府矣守恩

狼狽而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歐陽公曰自占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更置之如更戌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

集覽

捋捋之賤人頭子注

書法

郭威以何專也管鑰重任而威以樞使頭子易置之無君其矣特書罪之

發明

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論之當矣然綱目但書以文珂為留守自是以見郭

威事輒無君之罪而王守恩之見逐則不書者蓋守恩自有貪鄙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楚馬希範攻潭州不克

希萼調丁壯作戰繼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若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齡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王贊部署戰棹大破其兵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贊引兵還希萼遁歸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

質實 一統志云潭州隋初所置治長沙井而死

天寶初復為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為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荆湖南路元初改為潭州路後改為天臨路本朝初為潭州府後復改為長沙府屬湖廣道朗州隋初所置治武陵縣大業初改為武陵郡唐復為朗州天寶初又改武陵郡乾元初復為朗州光化初置武正軍五代梁曰武順軍後唐曰武平軍宋初為朗州後改鼎州隆永安軍政和中陞常德軍節度乾道初陞常德府元改為常德路

本朝復為常德府屬湖廣道

書法

潭州何楚王希廣所治也希萼稱兵則罪也曷為書攻如敵辭曲不在外也希廣以少代長名不正矣綱目所不予也故希萼不書寇希廣不書討皆書攻其見殺也不書弑書殺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威至大梁入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如一加威兼侍中吏部中書令寶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圭楊加僕射諸大臣議以執政既溥加恩卹藩鎮歛亦徧加恩有差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軍及天下不亦濫乎胡氏曰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集覽 言延及

書法 此高歡分封邑以顯勳義之遺智也高歡於是已有收人心之意矣而其主復從之者也不推失於監賞而恩盡歸於郭氏矣是故祿山之將反也請以蕃將代漢將綱目書請書從之威之將募也請加恩將相藩鎮綱目書請書從之皆答從之者也

發明 恩賞之頒人主大柄也而以郭威請加言之則亦不待舉兵而知其自帝矣

冬十月吳越募民墾田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弘俶核之國門皆悅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卒

希瞻以兄希範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背卒

契丹寇河北 **考證** 寇當作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趙暉急攻鳳翔周燾謂王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自焚死諸將乃降三叛既平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暉與飛龍使後匡贊茶酒使郭允明為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皆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集覽** 三叛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後匡贊後姓之也案元和姓纂後匡贊後姓

唐以留從効為清源節度使 **考證** 一統志云清源唐乾元初改為泉州五代時南海置清源軍節度於此宋改為平海軍元改為泉州路本朝改為泉州府

乾元初改為泉州五代時南海置清源軍節度於此宋改為平海軍元改為泉州路本朝改為泉州府

庚辰

屬福 漢乾祐三年 是春正月漢遣使收廢河中鳳翔遺 骸 歲四國三鎮漢亡

時有僧七聚 二十萬矣

書法

自漢高之初書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 家成成八百餘年至唐太宗而後書詔收

廢隋末暴骸書詣高麗葬隋戰士自貞觀至今 又若干年矣而又收廢河中鳳翔遺骸之書漢 人及此亦近厚矣故書予之於是 僧已聚二十萬民之荼毒可勝悲哉

二月唐遣兵攻福州吳越守兵敗之執其將查文徽

福州人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棄城 去請文徽為帥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

軍下閩江文徽自以步騎繼之至城下吳越知威 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誨口閩人多詐未可 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 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眾鳴鼓止于江涓程勒兵 出擊唐兵大敗之執文徽 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

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

汝州吏民請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 得奉事其在壘計之州人為之何歲時享之馮道 曰吾嘗為劉君僚佐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 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惟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 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他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 故汝人愛之知此使天下二千石皆効其所為何 患得民不 如劉君哉

書法

防禦未有書卒者卒書文何錄循吏也 五季之際知審交者

夏四月漢以王饒為護國節度使

漢主欽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許之至是
是高行周等十餘人入朝詔著從鎮李守貞之亂
王饒潛與之通守貞平衆謂饒必居散地及
入朝厚結史弘肇遷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

書法

於是徙鎮者十餘人不書書王饒
譏失刑也守貞之亂饒密通焉

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朝以契州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備
契州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
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事畏
服號令行矣漢主從之仍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
郭威文書立皆稟應弘肇怒逢吉異議逢吉曰以
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既而朝貴會
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
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

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王
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既而章復置酒酒酣為手勢令弘肇不聞其事逢
吉戲之弘肇大怒以醜語詭逢吉欲歐之逢吉起
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哭止之曰蘇公宰相若
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漢主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胡氏曰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
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一槩下
視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置之不累其國
後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禍而不累其國
者也邠以稟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鎗大
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
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
釋覽束之高閣晉杜又殷浩在才名取世而庾翼
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何東之高閣俟太
平然後議其任爾陷之黨細漢靈帝時詔捕黨人
張儉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諸所蔓衍皆天下

善士按之黃河前唐昭宣帝時李振屢舉進士不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宋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從之

書法 書如故何譏也留中割部而制樞密之務也惟鄭畋非譏辭綱目書如故四詳實應元舍是無書者矣

漢以郭榮為貴州刺史

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漢以折德辰為府州團練使

集覽 折德辰折之列切○今按當作食列矣 **正誤** 折德辰集覽折之列切○今按當作食列矣 似乎趙鼎折然則當時固與鼎折尾之折同音

德辰從阮之子也

郭威赴鄴

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有放遠說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願陛下推心任之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愚帝歛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因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 **集覽** 放遠放逐之也遠以待之

漢敕防團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申觀察使以聞

漢以郭瓊為潁州團練使

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密用兵於唐遣瓊將兵屯青州銖置酒召瓊伏

無懼色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并左右從容如會了
行故有**集覽**出東海沂屬漢琅邪國唐置沂州沂水
是命泰山蓋縣密古姑幕城也漢為琅邪國北魏**實實**

為高密郡隋改密州今二州皆隸益都府
一統志云沂後周之州名以城臨沂水故名隋置
臨沂縣改州為琅邪郡唐復為沂州天寶初改為
琅邪郡乾元初復為沂州宋金因之元屬益都路
以臨沂縣省入本朝初屬濟寧府後改屬濟南
府密唐之州名治諸城縣五代梁唐俱因之宋初
改置安化軍後復為寧州金元俱仍舊本朝初
省入諸城縣故城在青州府城
東三百里本漢之諸縣故址也

閏月漢大風

漢宮中數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柳門扉起十餘
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禳祈之術對

曰臣之職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
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讀貞
觀政要而法之胡氏曰延義之言可亞於康登矣
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
思而問延義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
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
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集覽**刀筆刀筆
才而各勝任則周亦焉能取之乎**集覽**吏謂楊邠
輩也案漢書注刀削之故吏皆以刀筆隨
牘筆誤則以刀削之故吏皆以刀筆隨

書法

記異也綱目書大風十二詳

發明

至是大白晝見連年日食既無脩德應天之實

俱殞漢祚遂成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
兢業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漢乎何誅

六月河決鄭州

秋七月馬希萼以群蠻攻潭州

希萼既敗歸乃誘辰州及梅山蠻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將陳璠張延嗣黃

集覽 辰州本漢武陵郡陳置沅陵郡隋改辰州因辰溪名也

沅州又辰州沅浦縣有沅溪水出郵渠山注于沅

沅叙象 **實實** 一統志云辰沅陵郡唐初復為辰州尋置都督府天寶初改為沅陵郡乾元初復為辰州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北路元陞為辰州路本朝改為辰州府隸湖廣道

叙浦縣屬辰州宋元金俱仍舊本朝因之改為辰州府

書法 前書楚馬希萼攻潭州此則曷為不書楚外之也兄弟相攻非矣又召蠻夷以戕宗

以為是亦蠻也故外之自是希萼不書楚

八月故晉太后李氏卒于契丹

后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周顛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書法 書存中國也自徒黃龍每動綱目悉書之不書殂失國也綱目故后書卒二貞觀二

十二 隋后

發明 石晉既滅久矣然綱目猶惓惓不已故前書契丹遷故晉主重貴于建州此書故晉

太后李氏卒于契丹皆以因事起義使後人思之為立國不義夷狄共功者之戒耳其旨深矣

九月馬希萼遣使乞師于唐唐發兵助之

希萼長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希萼以朝廷意佑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命楚州刺史何徽誅將兵往助希萼

冬十月楚遣兵攻朗州馬希萼還戰楚兵大敗

劉彥瑫言於楚王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十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希廣從之彥瑫斷其後希萼遣兵逆戰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自焚還走則江路已斷戰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為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指揮使張暉擊朗州聞彥瑫敗遁歸朗兵擊之十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朔日食

胡氏曰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矣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

馬希萼將兵攻潭州

楚王希廣遣其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六父兄之讐比而事唐何異表譚求救於曹公邪希萼將斬之駢曰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不相見也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

集覽

表譚求救於曹公漢末袁紹卒尚襲其位後兄弟相攻譚求救於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曹操探救之譚復背操探攻取斬

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

祐考異提要作弒其主按凡例借國無統則曰某人

當書弒且湘陰公未嘗即位君臣之分未明舊史書

殺湘陰公於宋州綱目特書威弒以示戒竊意當從

提要為是尹氏曲為之說非朱子筆削之考證殺當

意也然此條郭威上漏侍中樞密使五字考證殺當

○謹按尹氏發明曰漢主書殺而不書弒者已實有

罪權其輕重而折衷之夫隱帝無道君主也况郭威

受太祖託孤之命則當於其襲位之初以道正之匡

救其惡豈可因其釁隙遂為篡弒哉發明以隱帝有

罪而折衷之以臣弒君何折衷之有新安汪氏曰秦

二世隋煬無道夷狄臣下殺其君長猶皆以弒書今

正其誤殺當併及之恐

感於發明敢併及之恐

漢主自即位以來揚郭總攬政郭威主征伐史弘

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郭頗公忠門無私謁雖弘

却四方饋遺然有餘輒獻之弘肇督察京城道不

拾遺章拮據遺利吝於出納供饋不之國家粗安

然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

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

業文進巨贊允明謀誅郭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
 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曰先帝嘗言朝
 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儒法誤人太后不可漢主
 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業等以告
 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辭
 不見與卿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
 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論之分遣使收捕郭
 等親黨廉從盡殺之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令鎮
 寧李洪義殺弘肇黨步軍指揮使王殷又令行營
 指揮使郭崇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又急詔營
 徵高行周符彥卿郭崇義慕容容彥超李穀入朝以
 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劉錡權知開封府李洪建
 權判待衛司事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
 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忽忽主上儻以一言見
 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錡誅郭威王峻之家錄極
 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
 但使人守視仍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
 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魏仁浦示以詔書曰柰

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疆兵
 重鎮一旦為群小所搆禍出非意此非辭詭所
 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
 及諸將告以郭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
 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行以
 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
 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
 子幼冲此必左右天子庶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
 其得安乎願從公入朝自訴蕩將鼠輩以清朝廷
 趙修巳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眾心擁兵而南此
 天啓也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榮威前驅自
 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於小筋入朝漢
 主悉以軍事委之侯益曰鄴都兵家屬皆在京
 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俟其變使其在京
 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張彥超將
 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國晉卿超曰侯益張彥超將
 禁軍趣澶州郭威至澶州郭威超將
 兵從漢主遣內養鸞脫州郭威超將

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廷頭侯死郭崇
不忍殺臣逼臣請闕請罪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
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決衆心臣
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郡咸聽滑州義成節度使
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
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
若奉行前詔吾死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手王
所以萬入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手王峻
狗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
皆踊躍漢主聞郭威至河上悔懼私謂實貞固曰
萬者亦太草草李素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乃賜
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
使通家信以誘之威至封丘人情怙懼太后泣曰
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胡氏曰揚邠胥吏郭威
軍卒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故欲出之豈預知威之
代漢執惜使當時出二人入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
亦安能遷賢於揚郭使隱帝驕侈不生變幸不用
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

正合壽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
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邪是故漢之亡
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慕容彦
超言於漢主曰臣視北軍猶蟻螻耳退問北來兵
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漢主
復遣袁義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
彥超以從時扈從軍甚盛至暮不戰而還來日欲再
出太后又止之不可既陳慕容彦超引輕騎直前
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麾下
死者有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
等皆替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遂與十餘騎奔
還兗州漢主獨與三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錡在門上
寨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錡在門上
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
主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截威自蘇逢吉門入歸私第
明皆自殺威至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
諸軍大掠通夕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

仁浦為隣欲併仁浦之居仁浦謝仁浦幾至不測至
 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至
 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劉銖李洪
 建囚之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至捕乃定遷隱帝
 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
 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
 况敢貶君乎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曰道嘗為
 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胡氏曰道嘗為
 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
 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
 屈威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
 說誤矣集覽招與擄同前漢刑法志蕭何擄秦
 法師古注擄也收拾也此輩授之法用竹徑一分
 擄把也筭籌也所以計歷數者其法用竹徑一分
 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成六觚為一握羅大經
 曰五代史作此筆與一祀筭子未知顛倒案筭子
 本俗語歐陽公據其所言書之殊有古意温公通
 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見鶴林

玉露內養龍馬脫內養宦官也黃門之屬驚脫內養
 之名養去聲驚音望蟻蒙蟻莫結反蟻毋捻反列
 于蟻蒙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觀陽而死莊子謂
 之醯雞爾雅蟻蒙細蟲似蟪喜龍飛郭璞云蟻飛
 一禮則天風春則兩言將風則旋飛如磴
 上一下如春則兩分部處分部署也

書法

書官以殺殺無罪也一日而殺大臣三又
 將益之無道甚矣故斥書名威既書反則
 其不書弒柯承祐寵信謔邪多殺大臣是亦一
 夫而已耳故特書殺以爲萬世戒此綱目之變
 例也然綱目豈厚於未成君孰書殺者八詳報四
 立三年之承祐哉綱目君孰書殺者八詳報四
 唯承祐以蜀夫

發明

漢主一且無故屠其大臣故郭弘肇章皆
 書殺而不去其官則曲在漢主明矣郭威
 遇禍舉兵而不免書殺而者威有令將之心因亂
 而為已利也漢主書殺而者威有令將之心因亂

故也。雖其輕重而折衷之。網目之所以為網目也。致。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

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贊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贊帥百官表請太后誥遣太師馮道及樞密有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威之討二叛也見詔書處分軍士查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誥令具儀注蒼黃之中討

集覽

具儀注具備也所謂儀注蒼黃急遽貌猶言蒼卒也杜甫哭常大夫之

晉詩南過駭蒼卒注蒼卒莽反卒七沒反

朗州兵至潭州楚王希廣遣兵拒之

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攻岳州刺史王質拒之希萼使人謂贊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豈不辱其先人贊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贊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贊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至長沙馬希廣遣劉彥瑀許可瓊馬希崇李彥溫韓禮拒

質實

一統志云玉潭五代唐之鎮名在長沙府城西百一十六里屬寧鄉縣

漢太后臨朝

郭威帥群臣請之也

書法

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編制稱詔者二十二詳漢惠七舍是無書者矣

漢以王峻為樞密使王殷為侍衛都指揮使

發明

二人皆郭威之黨也故書之以見大權之所歸

漢誅劉銖及其黨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口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殷屢為洪建請威不許

書法

於是戮及洪建不書何專罪銖也趙材之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劉銖有書誅而削其官甚快之辭也

蜀施州刺史田行臯伏誅

質實

一統志云施州隋末隸江南道開元中改清江郡天寶初改清化郡乾元初復為施州宋屬四川夔路元初因之以清江縣省

入改屬夔州路 本朝初改為施州

行臯奔荆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於我執之歸于蜀伏誅

契丹入寇屠內立陷饒陽

考證

當去入寇二漢遣郭

威將兵擊之○漢以范質為樞密副使

馬希萼陷潭州殺楚王希廣而自立

初蠻酋彭師高降於楚楚人惡其曠直希廣獨憐之以為強弩指揮使師高常欲為希廣死及朗兵至師高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渡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渡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可瓊謂希廣曰師高諸蠻族類安可信也可瓊

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廣乃止命諸將皆受可
瓊節度屢造其營計事可瓊許編巡江與希萼會
約為內應彭師萬一日是而晚之拂衣入見曰可
瓊將叛國人皆知請速除之無節後患希廣曰可
瓊許待中之子豈有是邪師高退歎曰王仁而不
斷敗亡可翹足俟也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
江上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拍水西
怒目視之朗州將何敬貞望韓禮營旗紛錯曰
彼眾已去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潛入禮寨手劔
擊禮不中軍中驚擾敬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
潰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指揮使吳宏小門使
楊蔭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自
辰至午朗兵小却劉彥瑫按軍不救彭師高戰於
城東北隅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
蠻兵大掠三日希崇帥將吏請希萼勸進吳宏見
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
彭師高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
皆不殺希萼入府捕希廣獲之自補楚王以希崇

漢劉贊發徐州

為節度副使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
吾欲生之可乎朱進忠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
少一國不容二主他日必悔之乃賜希廣死希廣
臨刑猶誦佛書彭師高葬之於瀏陽門外希廣召
拓跋恒欲用之 **集覽** 擴直擴占猛及說文大擴擴
恒稱疾不起 **傳** 曰擴擴亡秦滅我聖文注帥古曰擴阻惡貌言
無親也巫覡說文能齋肅事神明者覡音刑狄反
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禮春官凡以神仕者注疏云
男陽有兩稱曰巫曰覡女陰不變百名曰巫無覡
稱 **質實** 南亦名靈麓峯即衡山七十里善化縣西
有嶽麓書院下有石方平上人於此望拜南嶽名
拜嶽石瀏陽三國吳之縣名屬長沙郡取瀏陽水
為名隋省入長沙縣 **舊元** 陞為州本朝 **贊** 為縣改屬長沙府

贊留石都押牙... 道等西來在道... 至滑州留數日... 不拜私相謂曰... 復立我輩... 尚有揮乎

漢郭威至澶州自立而還王峻王殷遣兵拒劉贊以

太后誥廢為湘陰公令郭威監國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 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 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下書撫... 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至七里店賣貞固帥百官... 出迎拜謁勸進贊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 遣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馬鐸將兵詣許... 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贊大驚闔門登樓詰之對

曰澶州軍變郭公遣崇威來宿衛贊召崇威登樓... 執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時護聖指揮使... 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 觀宗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 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矣請急召張令超諭... 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 帛募士卒比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 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請令超曰寡人... 寒歸之贊大去郭威召馮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 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外今事危... 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馮公將賈貞數日道欲殺之... 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馮公事胡氏... 京師雖未篡立天下知其必代漢矣... 心已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 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 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 湘陰公馮鐸引兵入許州劉信... 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

將校醉揚言擲者澶州騎兵扶
立今步兵亦欲扶立威制之兵扶
馮道宿留句絕或作須留本宿作
先就力就反史記漢武本宿作
謂有所須待也增韻

實實

統志云湘陰劉宋之

置岳陽郡及羅州陳罷州存即隋初廢郡併湘陰
入岳陽縣尋改岳陽曰湘陰屬巴陵郡唐以羅縣
省入屬岳州宋屬潭州元陞為

南漢以宮人為女侍中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儂黃瓊芝為女侍中朝廷冠
帶參決政事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
等用

書法

綱目書女侍中三魏元監
今蓋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辛酉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
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二鎮春正月

郭威稱皇帝國號周

漢太后下詔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制曰朕周室
之裔號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凡倉場庫
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羨餘物悉
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
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貴唐莊宗明
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貪官人薦
享守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更定峻法竊盜賊三
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者男女並死漢法
竊盜一錢以上皆死故周主即位首革其弊初揚
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聞吏事乃以三司
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自侍敕補多
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弘肇親吏
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弟弘福今存初弘肇
使崇矩掌其家賞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

福周主賢之使
隸皇子榮帳下

漢太后遷居西宮

號昭聖太后

書法

以自遷為文怒周主也終綱目太后以自遷為文者五昭元平元上官氏書歸晉穆并平元褚氏書徙居元和十五郭氏書居文宗開陳五蕭氏書徙居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湘陰公歸晉陽

初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此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

人謀事死固其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集覽**徐州相公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為憂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

書法

目書故將何子義也故書舉兵書死之終綱度穆末和二劉黑闥唐辛巳鞏廷美若子義也惟利幾以楚故將書反漢高五公帥藩以成都故將書寇晉末與二為讖

發明

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舉兵所以見其不肯事讐是若予之詞是以他日城陷見其殺遂以死狀不然而廷美之死歐陽氏雖甚嘉之又疑其死狀不

明夫既堅守不下死而後已尚何疑之有哉至胡氏又以賚既見殺廷美復何所為之說則是人臣以存亡易節有所為而為之豈所以為訓耶然則欲知廷美之事者要當以綱目為的

契丹使至大梁

契丹之攻內丘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引兵還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劉詞送其使者請大梁周主遣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

書法

於漢至則漢亡矣綱目紀實故不書遣使如周是故唐未立國則止書契丹使至大梁皆錄實也漢已亡國則止書契丹使至大梁皆錄實也

周以王殷為鄴都留守

周主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以殷為留守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周主為故漢主承祐舉哀成服

書法

漢書為義帝發喪于義也此其書何著歟也前書殺其主承祐後書為故漢主承祐舉哀再書承祐綱目之意微矣故葬于潁陵不書是年八月

漢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入貢于周

實實

一統

志云秦寧軍唐乾元初所置治瑕丘縣五代周改為兗州宋復為秦寧軍重和初改為襄慶府金仍為兗州復為秦寧軍又改秦定軍元初復為兗州隸濟寧路本朝初陞為兗州府隸山東道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

周主威弒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劉崇稱帝於晉陽

考證

分註當書是為北漢

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
 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判官鄭珙
 趙華同平章事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謂諸將曰朕以高祖
 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
 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
 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自
 餘薄有資給而已閩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
 之言以至於此為李
 讓立祠歲時祭之

管窺 一統志云宋州隋初所
 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郡五代梁置宣
 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
 改為州曰睢陽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降
 為州以睢陽縣省入改屬開封府隆五代漢之州
 名治祁縣周末廢之故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三
 十五里沁隋之州名治沁源縣太業初改為義寧
 郡唐初復為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陽城郡乾
 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

省入金復改沁州元隸平陽路 本朝初以附郭
 銅鞮省入直隸山西道遼唐之州名治樂平縣尋
 改為箕州中和間復為遼州天寶初為樂平郡乾
 元初復為儀州五代梁復改遼州宋熙寧中州廢
 入平定軍元豐中復置遼州治遼山縣金仍舊元
 屬平陽路 本朝以遼山縣併入直隸山西道石
 後周之州名治石離縣隋初改為離石郡唐初復
 為石州天寶初改為昌化郡乾元初復為石州元
 因之 本朝以離石
 縣省入改屬太原郡

書法

而書弒何宜立也宜立也故以節度使封公

變例

也相陰書弒則承祐書殺之意

發明

於漢主承祐則書殺於相陰公贊則書弒

重之失倫耶夫隱帝信則小屠戮大臣趙村
 之竄死於亂兵故綱目但以殺書之至於湘陰

之事威既與舉朝議之又奉太后之命遣將相
奉迎則固欲戴之為君而為漢社稷宗祧之主
矣威為漢之臣子而戕其社稷宗祧之主則其
罪有所歸矣書法如此夫豈過哉若夫劉崇稱
帝即書于下者又以見崇有紹
續本國之意故亦書而及之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
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
四方貢獻珍美食物詔悉罷之又詔曰朕生長軍
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
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
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辭而不處胡氏曰使峻
持是心而不變豈
集覽 隱帝乾祐元年商顏之責
有商顏之責乎
王峻於周主前語言不遜貶商州司馬事在後年
史記河渠書穿渠自微引洛水至商顏下注服虔

曰顏音崖索隱曰微音懲縣名在馮翊商顏山名
在商州小顏云顏又如字商山之顏譬如人之顏
額也亦猶山領
象人之頭領

書法

嘗書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矣漢建武十
三又書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矣和永元
十五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二種矣永初六於
是復書周罷四方珍食皆美之也又詔百官各
上封事周主即政之
初於是可有紀者矣

北漢主遣其子承鈞將兵伐周不克

書法

書伐何漢
正周墓也

二月周主以其養子榮為鎮寧節度使

行實

一統志
二鎮寧

五代晉之軍名治澶水縣漢周因之宋陞為開德府
徙治濮陽縣金初改為澶州後改為開州屬大名府

元仍舊 以漢陽東明

二縣省入 仍改屬太名府

判官王朴為之僚佐 以上故崔頊為

楚遣使人貢于唐

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
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
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為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
悅目之物毋得入宮胡氏曰召公曰不貴異物則
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郭
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鑑于漢隱偶合帝
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
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

書法

書美崇儉也蕭齊書去乘輿金銀飾則為
譏矯也周祖書毀漢宮寶器則為美誠也

發明

亂極生治此天地盈虛之數也五代之亂
極矣周主始得國而罷貢獻珍異毀漢宮

寶器

又詔百官上封事此皆亂極生治之意
也故綱目比而書之亦所以為斯世幸爾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

北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初契丹主間北漢主立使其招討使潘韋然遣劉
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
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
至是北漢主遣使如契丹乞師

書法

綱目前書契丹借兵上矣未有書乞師者
書乞師何早辭也志重誓耻雖卑辭無貶

馬借外兵之辭五莫早於乞師
莫急於求救石敬瑭請漢高四

發明 北漢復讐其名近正然以中國求援夷狄則其變而失正矣乞者卑屈請求之意木幾又受其冊命至於會兵伐周然終無益於事亦可以為借助非類者之戒也

楚將王逵周行逢作亂入于朗州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籍民財以賞士卒卒士不均怨望遣劉光輔入貢于唐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邊鎬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楚小門使謝彥顯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希萼使坐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命朗州行軍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治府舍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飲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帥眾逃歸時希萼醉左右不敢白明日

始遣兵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之伏兵縱擊死傷殆盡逵等以希萼兄子光惠為節度使

集覽 以首面有寵注見宋明帝泰始元年首面

周克徐州輩廷美死之○周加兵越王弘微諸道兵

馬都元帥

夏四月唐淮南饑

周廣淮州鎮言淮南饑民過淮羅殺周主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得禁止

蜀以伊審徵知樞密院事

審徵蜀高祖之甥也少與蜀主相親伊及知樞密以經濟為已任而貪虐同蜀主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奉其廢王弘侑居東海

吳越王弘侑徙弘侑居東海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書法

於是弘侑為之築宮室治園圃以娛悅之

故書奉然則前書故王此則曷為以廢王書若曰廢矣人能奉之厚之至也綱目一字之旨深

矣

北漢遣使如契丹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同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致書稱姪

請行冊禮

周遣將軍姚漢英如契丹契丹留之○周夏州附于

北漢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

初周主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集覽**口慨反

楚朗州將王逵等逐其節度使推劉言為留後

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王逵周行逢何敬貞謀以辰州刺史劉言驍勇得夷狄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眾廢光惠推言權武平留後求節於唐亦稱

周藩于

書法

節度使何馬光惠也愚儒嗜酒故削之不書

契丹遣使如北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

契丹燕王述軋弒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軋

而代之

北漢遣兵伐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冊燕王述軋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軋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北漢王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書法

夷蠻書殺恒也此其書弒何進之也曷為進之於是兀欲約漢伐周引兵會之諸部

不欲以是遇弒則兀欲蓋近乎知義者矣故進之書弒

楚將徐威等伏誅廢其君希萼立希崇為武安留後

楚人復立希萼居衡山

考異

提要伏誅作作亂據分注當從提要

希萼遣指揮使徐威陸孟俊等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殺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希萼宴將吏威等使人先驅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旗聲言繫馬奄至坐上縱橫擊人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殺謝彥顯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劉言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希崇發兵拒之希崇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

不附初希萼入長沙彭師高雖免死猶杖背黥為民希崇以為師高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師高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其季父巡官匡凝謀帥莊戶鄉人與師高

其立希萼為衡山王以歸為行府斷江為柵編竹
為戰艦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
集覽 繫馬句絕繫陟立又字本作霸說文絆馬足
也左傳韓厥執馬前又韓愈祭柳子厚文
天脫馬羈注馬絆 **實實** 一統志云衡山縣晉初所
前連之以羈馬 **實實** 置屬衡陽郡隋以湘西湘
鄉二縣省入屬潭州徙治白馬峯下唐復徙治於
此屬衡州宋初屬潭州復屬衡州後又屬潭州元
屬衡州本朝因之改屬衡州府

冬十月唐遣邊鎬將兵擊楚馬希崇降

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
逼欲殺希崇希崇大懼密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
邊鎬將兵萬人趣長沙鎬入醴陵希崇遣天策府
學士拓跋恒奉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
兒送降狀希崇帥弟姪迎拜鎬下馬稱詔勞之時
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廩賑之楚人大悅胡氏

曰拓跋恒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
之行其不得已邪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
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
所以至是不能自免耳使其當希聲殺高郁之時
退耕於野則無此辱矣

契丹比漢會兵伐周攻晉州

契丹遣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比漢兵伐周北
漢主自將兵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
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

書法

於是契丹在焉則曷為以伐書建武真人

既即位矣芳以偽昌引夷人為伐書建武真人
寇劉崇漢統周主篡立事與東漢之初霄壤矣
故難契丹猶得書伐所以深谷周也然則曷為
先契丹漢受其冊也故先之綱目予義惡非義

是故隋氏篡周則突厥以千金公主而得書伐周皆特
筆也其為義之勸非義之戒至深切矣終綱目以外加內書伐者二而已
發明 契丹兵而不書寇而書伐固存焉
於契丹也狄漢會伐而不殊狄與漢者漢既與
之共功則不得而殊之也書法如此其嚴矣哉

唐遣劉仁贍將兵取岳州

仁贍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唐百官共賀湖
南平起君即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
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司徒李建勳曰禍其始於
此乎唐主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
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
定魏岑侍宴言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
主許之岑趨下拜謝

集論

人忘其亡為句言楚人皆如忘記其楚國之喪

亡蓋德劉仁贍撫納之而人心安故也

唐以邊鎬為武安節度使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馬希萼望唐人立已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
邊鎬為帥鎬趣希崇希萼入朝希崇與宗族及將
佐千餘人號勳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
谷希萼亦與將佐七卒萬餘人東下

十一月周遣王峻救晉州

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使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馬氏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吳懷恩將兵屯
境上伺間進取希廣遣彭彥暉將兵備之以為桂
州都監判軍府事靜江節度副使馬希隱惡之潛
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

秦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
山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奄至城下希隱奔全州
桂州遂潰懷州因以兵略
定巡屬盡有嶺南之地
屬桂州宋以速區蒙山二縣省入
平樂縣故址在平樂府城南二百一十里全州五
代晉所置治清湘縣隸永州宋隸荆湖路元改置
全州路本朝初改路為府後改為州省清湘縣
入焉隸桂林府

十二月周主自將救晉州不果行

王峻留陝州旬日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
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十二月朔詔以三日西
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賊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
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
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泥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
大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提耳曰幾陷吾事乃救

征罷觀

書法 凡救書次譏也此書不果行其譏歟幸之
也周主將行王峻諫止不然則慕容入汴

殆非虛語矣終綱目
救書不果行一而已

周遣使將兵赴鄆州巡檢

秦寧節度使慕容彥超聞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
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周
主遣使與誓彥超益不自安反迹益露乃
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周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

王峻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阮之險峻憂北漢
兵據之聞前鋒已度喜曰吾事濟矣北漢主攻晉
州久不克軍乏食契丹思歸問峻至燒營夜遁指
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指

揮使藥元福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北漢兵得崖谷
死者甚衆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元
福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
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
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
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
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以馬希萼鎮洪州希崇鎮舒州

唐主嘉慶偃彭師曷之忠以偃為左殿
直軍使師曷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八

